

长沟流月去无声

——彭铁森中短篇小说精选

彭铁森◎著

长沟流月去无声

——彭铁森中短篇小说精选

彭铁森◎著

CM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沟流月去无声：彭铁森中短篇小说精选 / 彭铁森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5438-8721-3

I. ①长… II. ①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0523号

长沟流月去无声——彭铁森中短篇小说精选

编 著 者 彭铁森
责任编辑 肖贵飞
特邀编辑 王 玥 许秀明
装帧设计 杨丁丁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21-3
定 价 3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长沟流月去无声 001

第〇乐章 041

翻过那座山 138

凤凰孵蛋和传说 151

孤洲 191

话说西景桥 230

来宝之死 242

莽妹 252

月亮里的先生 259

后记 269

长沟流月去无声

魂和魄从七窍里钻出来，飘浮在空中。回头望一眼僵硬直挺地躺在床上的躯壳，还有那伏在躯壳上号啕大哭的堂客，何希全这才相信自己是真正的死了。可是死却是这般的清爽、舒坦，倒是没有想到的。

他真想把自己这清爽、舒坦的感觉告诉堂客，劝她不要这么伤心。可又一转念，趁这个机会，考察一下她对自己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深的，不也蛮好的么？这不算过分，那至圣至贤的庄子，还曾装死来试探堂客呢！

他忍着笑默默地站在空中没有动，不过，当堂客把眼泪鼻涕全涂在自己身上那件旧的确良衬衣上时，他有点着急了：这不又要下水洗一次才行了么！多洗一次要少穿好多天呢！这衬衣已经不能再洗了，简直像一张薄纸。一下水搓两下就会连补的可能也没有了，那就得缝新的，缝新的就要钱，那钱却是——

何希全正要伸手把堂客拉起来，还准备要好好地教训她几句。忽然他又觉得自己是太滑稽了，不是已经死了么？死了还要做什么衣服？让她去涂吧！唉！看来她还真是伤心得很呢，喉咙都哭哑了。那伤悲之中还带点恼怒，从她拼命地捶打自己冰冷的胸脯就能看出来。何必那样下死劲捶打呢？不过，她捶打得有理，你听她那哭喊：“你这狠心的人哟！呜——嗯——就这样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哟！呜——嗯——叫我以后怎么活哟！呜——嗯——”

何希全觉得自己的鼻子也酸了。

忽然，门外噼里啪啦地炸响了鞭炮，呛人的硝烟直往屋里窜。堂客更是不要命地哭了起来，朝门外跪下，跌倒就磕了三个响头。



赵镇长慌忙跨过门槛，把她扶起来，边对她说着劝慰的话，边把门外的人往里让。

进来了一大帮子人，打头的是刘嫂。何希全看得清楚，她的眼圈子也是红的，她见堂客如此悲恸，招呼另一个中年妇女，又是劝、又是拖地把她弄到灶屋里去了。

跟着进来的是张先志两口子，他堂客还抱着刚满周岁的新月伢子。三个人都戴着黑袖章。两口子恭恭敬敬地在那躯壳跟前鞠了三个躬，还硬是把新月伢子按在地上磕了个头。新月伢子不懂事，一双大眼睛乱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被爹爹妈妈莫名其妙地按在地上，吓得哭了起来。

何希全真想骂张先志两口子几句，讲这些臭礼性做什么？吓了细伢子怎么办？他真想把新月抱起来亲一亲，可四肢像棉花一样地轻软无力，加上屋子里人越来越多，挤挤攘攘地，使浮在半空中的何希全硬是落不下来，连想伸手给新月擦擦眼泪也不能。

看着满屋子的人，看着人们围在自己的躯壳旁坐着、站着，看着这些坐着、站着的人抽烟、叹息、谈笑。何希全猛地觉得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心里十分地激动。他想叫堂客把那钱拿出来，买糖果来，买烟酒来，买……

他喊了，喊得声音发抖，喊得眼泪直流。可是堂客没听见，人们都没有听见。他这才又记起，自己是死了！唉！死早了，晚死一天也好啊！

何希全难过了，那种对死觉得清爽、舒坦的感受消失了，他似乎看到那躯壳紧闭的眼睛里，滚出了两颗泪珠。他赶紧转过身，飘飘浮浮地出了自家门，又慢慢地荡着出了小镇。

往哪里去呢？

何希全漫无目的地在野外走着。脚下是一条陌生的小路，弯弯绕绕，凹凸不平。小路的左边，开满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散发着奇香，闪烁着异彩；可右边，却满是荆棘和茅草，草丛中不时有吐着长舌的蛇头伸出来。他惊恐地，小心翼翼地紧靠着左边走着。不多久，便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路口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远远地便能看到石碑上用箭头标明：天堂←左右→地狱。左边的远处，是一道直插云天的石阶梯，陡得须用双手攀着，才能往上爬；右边的远处，是一个黑不见底的大深渊，一阵阵的冷风从那里面蹿上来，寒透肌肤。

何希全先在云梯下站着望了一阵，又转到那黑渊边探头看了一眼，倒抽一口冷气，退了几步，急忙回到岔路口。

自己是该进天堂还是该下地狱呢？他犹豫了。凑近石碑，想从那上面寻找出具体的条文，也好把自己按条文来套一套，可是那石碑上只有一行小字：“上天入地由己择之，误进天堂者，

处极刑后再打入十八层地狱；误入地狱者，后果自负。”

这一下，何希全更感到为难了。进天堂的该是些英雄豪杰，名人贤士，最低标准也得像赵镇长那样的人，做的是一个好人，行的是一些善事。可自己这一辈子……唉！怎么说呢？就说这次的死吧，既不是为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也不是为四化建设洒尽热血，却是为了……若是冒昧地闯进天堂，抓住了一审查，处刑后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还不如自己主动地入地狱。主动入地狱？不行！这一辈子，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绝没有做过，去下油锅，去踩烧红了的犁头，去过奈何桥——那太冤枉了。

何希全想看看这两条路的中间，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条路，他绕到巨大的石碑后面一看，失望了，那里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壕沟，把天堂和地狱之路区划得明明白白。他垂头丧气地回到石碑前，这才看到在石碑下有一个磨盘大的石板，圆圆的，透着羊脂玉般的润泽，上面隐约有些淡青色的花纹，那花纹像一棵树，树下，俨然有个老信子坐在那里打草鞋。用手一摸，镜面一样的光滑。不知有多少亡灵在这圆盘上坐下来犹豫过，彷徨过，思索过。何希全也不能例外，他叹了口气，也在这圆盘上坐了下来……

雄鸡子叫了第三遍，东方已经发白，可那清冷冷的月亮还挂在西边的天上，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资江河水披着满身的银鳞，静静地傍着落霞镇流过，不喧嚷，也不嬉笑，它怕惊醒了落霞镇上还在清晨甜梦中的人们。有时候，它也轻悄悄地抬起头来望一眼河岸边一排排的吊脚楼，希望在那里看到睡眼惺忪的男女身影，看到楼脊上一缕缕升起的炊烟。终于，在吊脚楼的另一边，在落霞镇古老的小街深处，传来了“咣当咣当”的声响。它厌恶这单调的声音，因为伴随这声音的，不过是一个极少开口说话，佝偻着细长身子，拖着辆破旧的铁皮箱板车收垃圾的中年汉子，不仅不能给它带来欢乐，不要多久，还会有一堆乌七八糟的垃圾倒在它的身上，要借它的力把那些灰泥、烂草鞋、甘蔗皮等冲走。不过，它还是高兴了，它知道，“咣当咣当”地过后，小镇就会热闹起来，就会看到那吊脚楼的后门开了。在那些个泊在岸边的木排上，“排牯佬”迫不及待地钻出排棚子，又唱起昨晚上被骂断了的谣歌子。站在吊脚楼后门的妹子，边用木梳理着头发，边火辣辣地回敬几句。尽管赵主任三番两次地在会上宣布过不能唱这些谣歌子，要唱就得唱语录歌，不过大家一点也不在意，照唱不误。



而且，据在镇革委煮饭的张佬信说，有许多次，他听到赵主任自己也在轻轻地哼。

为了那欢乐时刻的到来，对这“咣当”声就忍耐一下吧！

何希全并没有觉察到资江河水对自己的厌恶，在晨曦和月光的双重笼罩下，低着头，拖着破板车，“咣当咣当”地走在这古老小镇的街道上。

这条小街，实在不能称之为街，宽不过四五步，长不过里把路，全是用五寸来长的卵石，麻麻密密地成人字形铺就的。车轮碾在这些人字上，车身跳动着，那破铁皮的车厢就响个不停。何希全竭力想减轻这声响，却总是无法做到。

一年前，刚被结合到镇革委当了副主任的赵根生，把何希全找去，对他说：“造反派下了命令，你不能再打米豆腐卖了。那是资本主义，听到没有？资本主义！沾上了资本主义，是好耍的事么？再说，要是你往米豆腐里下毒药，把全镇的革命群众都药死了，那怎么办？你这个工商业兼地主，是我们落霞镇上唯一的阶级敌人。以后这街道上的卫生归你负责！当然啰，老规矩还是不变，各家门前，各个店铺门前，都归各自打扫好。你的任务是每天早上在大家没起床之前，把那些扫成堆的垃圾撮起来，用板车装了倒到河里去！这样的事，你不干谁干？这样的亏，你不吃谁吃？再说，你也可以捡一些破烂卖到收购站，多少也赚几个，等着饿死，是想威胁新生的红色政权么？要给你安排别的事做，莫想偏了脑壳！嘿，那辆板车归你用，走吧！”

用不着再办什么手续，不要填表，也不要审批，更不会有人来和何希全争这份“工作”。刚开始时，他觉得是受了委屈，这最下贱和最邋遢的事，落在自己头上且不说，还怀疑他会在米豆腐里下毒药！这样伤天害理遭雷打的事，他何希全是想也不敢想呀！不过，没得多久，他想通了，为自己找出了三条理由：其一，据说祖父留下来的那四十多亩田和这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南货商店，全是剥削了许多的贫下中农才有的。既然祖父缺过德，如今惩罚落在自己头上，是自然而然的事。其二，自己当南货店老板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偷偷地在煤油里头掺水，在谷酒里头掺薯酒，在……缺德的事也没少干。现在，总要找些积德的事做，也好尽量地缩短一些赎罪的时间。这每天收垃圾，不正是赎罪积德的好机会么？其三，赵主任没说错，他每天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破纸、烂鞋、锈铁、废铜……卖到收购站能有好几毛钱，这不比光靠堂客糊纸盒的收入维持生活强了许多么？如果说第一条是理论基础的话，那这第二条便是心理基础了。第三条呢，或许可以算作经济基础吧！他非常高兴自己有这么一段时间，不用和任何人的眼光接触，他的眼睛愿意往那里看便尽管往哪里看，想伸伸腰，想踢踢腿都可以。

静静的小街上，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破板车的晃撞声。

鸡叫第三遍就起床，太阳刚露脸就回到了自家屋里，躲在灶门口啃几个红薯，或者是喝两碗薯汤。一天一天，何希全习惯了，他喜欢这单调的“咣当”声，常常像听花鼓戏锣鼓声一样来听这“咣当”声，

资江河水，它又怎么能理解何希全的心情呢？

可是今天，他渐渐地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街道上的垃圾撮完了一半，那挂在板车拉杆上的竹篓里仅仅装了一小块破报纸，就连平时总能获得丰收的镇革委门口，也只是一小堆泥尘、烟蒂、火柴梗、瓜子壳。他在门槛下，墙角里四处寻找，希望能像平时一样发现使他高兴得手脚发颤的一小扎废报纸或是几本破书。可他彻底失望了，今天镇革委门口的垃圾干净得出奇，莫不是赵主任又生病住院了么？他记得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是赵主任得了阑尾炎送到县城去开刀的日子。他的劲头顿时小了一半，那板车的晃撞声顿时也拉长了声调，咣——当——咣——当地无精打采。

现在只剩下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了，那是刘嫂门前。刘嫂在镇上办的一家小塑料厂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常能在她门前发现一两只不成对的破塑料鞋，一两块破塑料布。要是今天——

刚一转弯，何希全就看到一个黑影在刘嫂家门前晃动，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急步赶过去，看清了是一个人弯着腰，用铁钳在垃圾堆里翻寻着。旁边摆着一只大背篓，破书烂纸和麻袋碎片堆得冒了尖，还有两只破套鞋和一小捆破塑料纸放在篓子旁边……

原来今天的收获甚微，是有人抢在自己的前头把“生意”做了。何希全很是恼火，但又不敢把这火气撒出来，在这小镇上，他能向谁发火呢？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向他发火，可他在牙牙学语的孩子面前也得毕恭毕敬，任何细小的放肆，都会引来意想不到的祸害。他想拖着板车离开，可又不甘心自己的饭碗从此就被人家这么轻易地端走。而且，这抢饭碗的是谁呢？他低着头让人总也看不清。何希全犹豫了一下，终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那人一惊，猛地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有人立在身边。他那被月光和晨曦映照得黄里透青的脸孔紧张地抽搐了几下，黑框眼镜颤动着滑到鼻尖，镜片反射着惨淡的白光，他急忙伸手推了推眼镜，疑惑地打量着何希全。

这人怎么没见过？何希全小心地问：“嗯，你，捡破烂么？”

“嗯，捡——是——”他用手里的铁火钳指指那背篓，慢慢地伸直了腰。



何希全突然发现他的胸脯上也挂着与自己一样的白符号，连忙走近一步，只见那符号上写的是“右派分子张先志”。

何希全记起来了。前天，是农历的月初一。按镇革委的规定，每逢这一天的傍晚，何希全必须打锣游街，提醒人们注意：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的烈火没有熄灭。

落霞镇这个小地方的居民，都是早上不见晚上见的熟人，对何希全的打锣游街，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些人家，听见锣声渐近，还急急地进屋，把门掩上。何希全的锣声，不过像打更一样，人们听见，就知道又是农历初一了，如此而已。

可是这一天，何希全奇怪地发现，人们一反常态，老远地就等着他过来，窗户上贴满了人们的脑壳，有些正在吃饭，听见锣响，端着饭碗跑到门边，捏着筷子不扒饭，眼鼓铃铛地看着——啊，不是看他，

是看他身后，他身后有什么？他正要回头去看，却听到身后轻轻地“当”了一声，那是小锣的敲击，敲得那样犹豫，那样委屈。

“我是工商业兼地主分子何希全！”何希全按老规矩喊了一声，“匡”地打了一下大锣。

身后又是轻轻地一声“当”，似乎有人也喃喃地念了一句什么，何希全没有听清。这肯定也是个游街的人，是什么人？何希全极想弄明白，可他不敢回头，只停了一下，想让后面跟着的人走近一点，好听清他的“自报家门”。后面跟着的人不听他的调摆，何希全停下，他也停下，始终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叫何希全好不恼火！到了街尾上，何希全飞快地转过身来，想和他打个照面，可是那人早已转过了身，背对着他，轻轻地敲着小锣，轻轻地念着，脚步比原来快了好几倍，几乎是跑着在前头走了。只看见了一个瘦瘦的，不高的背影，还有那有些踉跄的步伐。

何希全一回到家里，马上叫堂客去探消息。堂客去了不到十分钟，马上回来报告说，是个叫张先志的右派押回原籍落霞镇上来了。也不知他家哪一代祖宗是这落霞镇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家谱，他家里也没有了一个人。赵主任把他安排在刚死了的五保户顾婆婆的吊脚楼里。

想不到今天面对面地碰上了。

何希全不想打听他原来在哪里工作，也不想了解他为什么打成了右派。并且他认为，自己是地主分子，是历史的，不是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么？而这姓张的呢？右派，现行的！自己千万不能和他来往，否则，历史加现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自己这历史的，比他这现

行的要好一点呢！想不到自己的下面又有了更低的人，何希全有些高兴了。可是高兴的心情刚冒头，恐慌便紧跟着而来，要知道，这右派的背篓装走了他一天的生活费，以后怎么办呢？这才真是要命的事。不行，这碗饭不能让他端，对现行的，还用讲客气么！

“喂！这破烂是我包了的，你不能捡！”何希全的口气粗了许多，朝着张先志跨出了一步。

“你？包了的？”张先志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又凑近去看他的符号，鼻子尖几乎触到了他的衣扣子上。

历史的还怕现行的来看么！何希全挺了挺胸脯。没想到张先志在仔细看过他的符号后，口气也硬了许多：“这垃圾堆里的破烂也包得的么？”

现行的居然敢顶撞历史的！这让何希全受不了，他用扫帚把敲着那破板车，不无炫耀地说：“这是赵主任分配给我的工作！垃圾由我撮了倒到河里，这垃圾堆里的破烂理所当然都是我包了，你想，我就白扫垃圾？”

张先志不言语了。他看看那辆破板车，又看看板车把上挂着的那只破竹篓，默了默神，把自己背篓里的破烂全倒在何希全的竹篓里。轻轻地说了声“我不晓得”，便慢慢地走了。边走，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望着张先志的背影，何希全多少年来第一次有了战胜对手，成为强者的自豪，第一次有了让别人在自己面前低头离去的快感。

何希全又拖着板车往前走了，咣当咣当的声响立时欢快了许多。他甚至想唱那一句自己唯一会唱的花鼓戏调子：“小刘海在茅棚别了娘亲”。口都已经张开，又强把它和着唾沫咽了回去，怎么能有了现行的，就把自己这历史的忘得干干净净了呢？得意可以，忘形就不行了。不过，他终究还是在心里哼完了这一句调子。

过了几天，何希全在自家吊脚楼的后门口看到“现行的”在河滩上筛沙子。只见他弓着腰，费力地用锄头把砂子挖到畚箕里，又费力地把它搬起来，倒在那用三脚架吊起来的铁丝筛里。推动那大铁丝筛时，瘦小的身子也随着一晃一荡，像一片被河风吹得飘飘忽忽的枯叶。何希全不禁有些可怜起他来，似乎感到自己的“胜利”不那么光彩了。可是他转而一想，要是两个人来分那点破烂，了不得每个人一天有一两毛钱，那不是历史的和现行的都得饿死么？让这书憋子锻炼锻炼吧，以后就会习惯一些的。可是，这“现行的”有没有把那事情汇报给赵主任呢？想到这里，何希全的心，又猛地往下一沉……



二

按镇革委的规定，何希全每隔十天要到镇革委去作一次口头汇报，每个月，要交一份书面汇报。幸亏何希全读了三年私塾，勉强能半文半白地写满两三张材料纸。每次交上去，赵主任总是瞟一眼就点点头说：“还可以，以后加强改造！”然后将三张空白材料纸交给他，“这是下个月用的，你回去吧！”

这一天，他双手捧着三张材料纸脚抖手颤地进了镇革委，来到赵主任的房门口，正要喊声报告，忽然听到赵主任在说话，听那口气，像是在打电话，何希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僵在阶基上。

“张主任，我们镇有我们镇的情况嘛！”赵主任大声说着，“他们两个是我们的活靶子，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现行的，刚好配成一套。把他们下放农村，以后叫我们怎么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总不能拖一个贫下中农来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吧？我的意思，这阶级斗争以后还要抓的话，这两个活靶子我就要留着，如果您说阶级斗争不要——不！不！我是打个比方，您是抓阶级斗争的好手，我怎么敢往您脑壳上扣帽子？好！就请您在县革委常委会上提出来研究研究吧！至于其他人，慢慢再说吧！好！好！欢迎您到我们落霞镇来视察，资江河里的大鲤鱼没有绝种，放心吧！”

随后便是咔嚓一下搁电话的声音，紧接着，便听到赵主任在骂：“这鬼家伙，铁打的肺，铜铸的心，只有一张嘴巴是肉做的！一个书憨子，一个病壳子，逼人家下农村，不是要累死饿死他们？哼！老子在位，全镇不下一个！”

何希全心里滚烫，鼻子发酸，停了停，他强忍下要夺眶而出的泪水，颤抖着声音喊了声：“报告！”

“进来！”赵主任很是威严地叫道。

赵主任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胖得像个冬瓜，紧梆梆地穿着一件薄薄的汗衫，那身上无处不是折叠的肉皱。剃个光脑壳，肥大的腮帮子红彤彤的，往下坠着，把那眉毛都拉成了八字形，活脱脱一尊弥勒佛。

他家三代篾匠，他更是手艺超群。“文化大革命”前是这落霞镇手工业联合会的主席，镇政府的委员之一，在群众中很有点威信。那威信来自他的精湛手艺和肯帮忙这两个方面，无论谁家红白喜事，他是不请自到的。结婚的，他帮着布置新房，抬嫁妆送亲；死人的，

他扎灵堂，抬灵柩送葬；就是当了主任，他也还是一样地来，不过人们不敢再让他费力了，只是把他请到上席，让人陪着他喝酒扯谈。他这革委会副主任也来得轻巧：剃头佬王跛子当了造反派头头，成立革委会要有亮相干部，王跛子想来想去把他拉进来当自己的副手。而王跛子不甘心自己在这小镇上被埋没，窜到县城里闹上了个农代会副主任，这落霞镇就交给赵箴匠一人了。赵箴匠往办公室的藤椅上一蹲——做了几十年箴匠，蹲成了习惯，硬是坐不下来的了。箴刀生了锈，浑身长了肉，而且不长则可，一长而不可收。上一次阑尾炎开刀，医生在他肚皮上划进去四寸来深才见到内脏。

“送汇报来的么？”赵主任见何希全手里捧着几张纸，就拉长着语气，很有派头地问。其实，这官，本是人人都会做的，把谁往那官位上一放，那官样、官腔自然而然就抖出来了。有的人抖得矜持，有的人抖得威严，有的人抖得高傲，赵主任是兼而有之，于是乎便抖得有点滑稽。那拖长音调的官腔，竟有点像唱老戏的戏腔：“经过月余改造，有何新的感想？把汇报书呈上来。”

一听这语气，一看这派头，何希全刚才在门口时所产生的激动心情荡然殆尽，只剩恐惧和恭敬。他小心地递上那三张材料纸，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没把那事写在汇报书上。

赵主任不多不少扫了三眼，便往抽屉里一塞：“嗯！还是深刻的！努力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去吧！”

何希全刚到门口，赵主任早叫住了他：“等一等，给我办一件事！”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几瓶药来，“这些医生尽是乱弹琴，我又没有肚子疼的病，偏偏给我开些治肚子疼的药，不晓得是看我吃药归国家出钱，还是想把我吃死！你给我把这些药扔到河里去，给那些青、草、鲢、鲤治肚子疼去！”

何希全哪能把这些宝贝药品扔到河里去呢？他正有肚子疼的老病，隔不多久就要发一次，这是赵主任晓得的。到底是医生开错了药，还是赵主任有意给自己买药呢？何希全搞不清楚。他捧着这些药瓶子回到家里，坐在灶门口，边煮薯汤边默神。

堂客从街道的纸盒小组回来，神秘地伏在他耳边说：“听说是昨天晚上，赵主任敲开刘嫂的门，要想做那件事。刘嫂就是不肯，赵主任的嘴巴皮，还被刘嫂用鞋底针扎出血来了呢！”

“你莫乱讲！”何希全一跺脚站起来，恶狠狠地对堂客说，“赵主任也是乱讲得的么？我看他不是那号人，就算他有点那个又怎么样？应该的！”



三

堂客被他抢白了几句，很不高兴，一翘屁股进了房。边走边嘟噜：“要我把在外面听到的消息告诉你，也是你交代的，讲给你听又要发火，以后不讲就是了。”

何希全一想，这也确实是自己的不是。不是因为自己常年四季关在家里，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不晓，小镇上打烂了二十四面战鼓，自己还以为是鸡啄得盘箕响，这才给堂客规定下把外面的消息带回来告诉自己的么？要不是有这么个在镇上的纸盒厂做临时工的堂客，自己不就无异于一个又聋又瞎的人？

“我的脾气大了点，道理还是对的！”何希全来到堂客的身边，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莫像做娘娘的人一样，这般容易动火，来，吃薯汤去。”

夫妇俩搬条小板凳坐在灶门口，捧一碗飘着油星子，葱叶子的薯汤，默默地喝着，好久，两个人都不言语。

“你看，这是赵主任给我治肚子疼的药。”何希全忍不住开了口，把衣袋里的药瓶子一只只掏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灶台上。

“给你的？”堂客惊奇地瞪圆了的双眼，闪着光。

“嗯，他要我去丢，我——”何希全觉得很难讲清楚。

“哦！”堂客那眼里的光消失了。

何希全懒得给她解释，只是瞟了她一眼，接着又说：“看样子，那姓张的没有告发我。我想他也不敢，一个现行的！”

堂客没感到这话题有什么兴趣，只是淡漠地“嗯”了一声。

何希全没话说了，低头去喝凉了的薯汤。

“哎！你听说了么？”堂客不甘寂寞，又提起了话头，“四处都在搞下放呢！我们只怕要做准备，回到乡里去。唉！一无屋住，二无劳力，这以后的日子——”

“莫担心！”何希全悄悄地说：“不会下放！”

“不会下放？”堂客不相信地问。

何希全把他在镇革委听赵主任打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客。

堂客听着，蜡黄的脸上泛出了红色，她扔下饭碗，抓住何希金的手：“你，就不会说一句感恩的话？”

何希全苦笑着摇摇头：“我要说感恩的话，不就是告诉他，我偷听他打电话么？”

“肯定！”堂客的眼睛里有泪花花了，“那药，肯定是故意给你的！”

“嗯！肯定！”何希全点点头。

“赵主任，好人哟！这恩，这德，怎么报答哟！”堂客说着，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何希全的眼圈也红了：“苦啊！苦就苦在明知他对我有恩有德，我就是连一句感恩戴德的话也不能说。”

“来世，我要变牛变马来——”堂客抹着眼泪说。

“嗯！来世！来世！”何希全点点头，也拿袖筒擦眼睛。

这一晚，何希全两口子没有睡好，扳着手指头数赵主任的好处。那些“肯定”的自然肯定，那些不能“肯定”的也被肯定了下来。数到一宗，感叹一回。两口子对着黑黑的夜空，争相说着感恩戴德的话，就好像赵主任此时就站在他们的床边，认真地接受他们的感激一样。

第二天早上，何希全到河边倒垃圾。看见刘嫂在河边洗衣服，何希全很想对她也感激几句，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连看也不敢看她。

刘嫂有点感觉，对着河水轻轻地说：“有事么？”

“没，没有事！”何希全嗫嚅着，赶紧转了身，走了两步，他还是忍不住，又说：“你帮我，我晓得！还有赵主任，也帮我，我也晓得。这一世，报答不了，下一世，我做牛做马，给你们背犁拉磨。”

好久，没听到刘嫂做声。何希全觉得舒服了些，正要走开，听得刘嫂厉声地说道：“我帮你什么？什么我也没帮！你一个地主分子，我能帮你么？你莫要乱想乱说！特别是赵主任，他一个革命领导干部，能帮你？”刘嫂举起衣槌叭叭叭地捶打起来，边捶边接着说：“你这个阶级敌人，真是不死心！还想把我们的革命干部打下去，想扣他一顶划不清阶级的帽子！想让他当不成官！想王跛子回来！”

何希全的心，又跌进了凉水里头，昨晚和堂客共有的那种激动心情消失了。刘嫂的话，把他们“肯定”过的又全“否定”了。

听得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何希全拖起板车正要走，抬头一看，却是张先志到河边筛沙来了。几天不见，比那天早上更瘦，更黄了，眼镜脚断了一只，用根麻绳拴着，挂在耳朵上。

何希全挺起胸脯，与张先志擦肩而过。

忽然，他听到后面刘嫂在说：“喂！右派分子，你过来！”



何希全看到河水中张先志的倒影，向刘嫂那边移过了几步，他不知刘嫂要跟这个“现行”的说什么，故意放慢了脚步。

“喂！右派分子！”刘嫂大声地说着，并不怕何希全听了去，“放下你的臭架子，到我们塑料厂做临时工，洗那些收来的破塑料布，破塑料鞋，怎么样？”

张先志没有回答。

刘嫂又说：“只要你放得下臭架子，一天能洗七八毛钱！”

“只怕，赵主任不会批准……”张先志犹豫地答道。

“赵篋匠那里，我去说。洗那些烂污家伙，正是对你这种臭知识分子的改造！赵篋匠会答应的！”刘嫂说得很肯定。

这个“现行”的交了好运，找了这么件好事，比筛河沙强多了！何希全忌妒得要命，而且，这事是刘嫂给他找来的，又叫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酸溜溜的味道。他加快了脚步，“咣当咣当”地爬上了河堤。

四

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中秋过后不久，突然在一夜之间，满街刷上了标语，震天的锣鼓鞭炮闹了个通宵，说是“四人帮”倒台了。

一清早起来，何希全踩着那厚厚的一层鞭炮屑，看着那墙上的标语，一点也不觉奇怪，一点也没受到感染。那些个快乐的事是属于人家的，那些个喜庆的气氛飘不进他的家。他已经听说过许多人倒台了，无论谁的倒台，对他丝毫影响也没有。地主分子的帽子，像用生漆沾牢在他的头上，贫穷和耻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四人帮”的倒台，对何希全来说，那意义不过是这一次倒台的不止一个罢了。他依然得戴着帽子，拖着影子撮垃圾、捡破烂。

堂客也像其他人一样，早早地开门出来看热闹，这家门前站一下，那群人中间凑一回。何希全看了，恨不得放下板车把她拖回去。可是他眨了下眼睛，堂客又不见了踪影。

街口转角处，堂客追上他，悄悄地说：“都说世道要变了呢！‘四人帮’——”

“闭上你的臭嘴！”何希全喝住她，“找死么？”

堂客瘪瘪嘴巴，不做声了。

何希全想了想，又说：“对我们，也有好处的，每一次有人倒台，总会废掉好多书报，

这一段的收入，会好一点的。光这墙上的标语，撕下来就有好几斤呢。”

堂客同意地点点头。

可是，事情却不像何希全想的那样简单。

一天，他倒完垃圾拖着空板车回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张先志这个“现行的”！只见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下巴、上唇刮得泛青光；的确卡的制服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眼镜擦得明晃晃，亮晶晶，两边的腮帮子上居然还泛着红光；像是年轻了十岁，精神了百倍。叫何希全一下子认不出来了，他张大了口，瞪圆了眼，半天才发出声来：“你——”

“我平反了，就安排在镇中学教书！”张先志唱歌一般地说道。

“不再是右派，现行的了么？”也不知怎么搞的，何希全急切地问了这么一句。

“那当然，还要补发我的工资呢！”张先志掏出一盒常德牌香烟，递一支给何希全。“来！抽一支！”

“不，谢……恭喜你！”何希全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低着头拉起板车就走。

回到家里，何希全躺在床上，盯着那发黄的帐顶出神。那帐顶上，不断现出张先志那梳得过分整齐的头，那亮得刺眼的眼镜，那红得讨厌的脸孔……

何希全自己也说不清被一种什么情绪支配着，是忌妒？是伤感？是——他觉得脚下踩着砖头被抽掉了，陡然间又矮了几寸。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烧得浑身难受。他翻身下床几步跨到灶屋里，拿起瓜瓢舀了一大瓢冷水，咕咚咕咚地一气喝干，才觉得好过了一些。转身又躺到床上，拖过棉絮蒙头盖上，不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堂客回来，一摸灶台，冰冷的，揭开锅盖，罄空的。又发了“娘娘脾气”，边往灶里塞柴，锅里添水，边骂：“一天到晚只晓得挺尸，想在我面前抖你的老板派头么？我不得伺候你！快滚起来，到河里挑水去！”

何希全迷迷糊糊地听到堂客在骂，身上软绵绵的，不想挪动，也不想开口。堂客骂了一通，见何希全不答理，几步冲进房里，一眼看到何希全那副样子，怔住了。连忙过来，掀开棉絮，用手一摸他的额头，热得烫手。这才慌了：“怎么，你病了？病得这么重，这——”说着，那声音就带起了哭腔。

“不要紧的，歇下就好！”何希全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

“肚子疼么？”堂客轻轻地问，枯瘦粗糙的手便按到他的肚子上，缓缓地揉动起来。